

【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】

登徒子

Lothario

陈世旭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【原创中国长篇小说丛书】

登徒子

陈世旭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登徒子 / 陈世旭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399-4045-8

I. ①登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0955 号

- 书 名 登徒子
著 者 陈世旭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胡 泊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150 千
印 张 16.5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,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045-8
定 价 2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一章

一

李贺一早就接到一条手机短信：

本市海景大酒店（五星级）急招兼职男女公关（性服务），须体健貌端，18 至 40 岁，月薪 3 万，当天结算。

以下是手机号，落款是吴经理。

这类信息都是冒名的，李贺顺手就给海景大酒店的总经理吴天明转发了过去，完了，自己忍不住笑起来，他能想象出吴天明接到这短信之后气疯的样子。估计吴天明收到了短信，他跟着拨了个电话过去。

“喂，我今天来应聘，你们要不要？”

李贺捏着嗓子，像是羞羞答答。

“应聘？应什么聘？”

吴天明很不耐烦，人事有人事部，本来就不是直接找他的事。

“做鸭子啊，你们不是在招鸡招鸭吗？”

李贺说着就原形毕露，哈哈大笑。

“是你啊，我操！”

吴天明做事一本正经，对朋友倒是够味：

“世上又要少一个良家妇女了，是不是？”

李贺找吴天明，十回有八回是要房间办事。他倒不嫖娼，他的宣言是凡是钱能买到的都是最便宜的。他好比种子，良家妇女好比土地，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开花。说起来也是他的命，总有倒霉的良家妇女给他迷住。

什么命好，就是爹妈给的坏子好！看他长的那小样，太他妈气人了，也太他妈有福了。同行的那帮人很是羡慕。

“不要说得那么难听嘛，给你们说过多少回，这叫人道主义。”

“狗屁的人道主义吧，小心下辈子变种猪！说，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今天。”

结束跟吴天明的通话，李贺就给陈慕发短信：

“电话。”

“有事。”

“完事了打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要快。”

“好。”

陈蓁说话行事都干脆利落。

陈蓁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的，事先李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。省作协开会，难得有饭局，好不容易有一回，驻会管事的郑子健就尽可能地让大家尽兴。吃饱喝足了，接着卡拉 ok。作协自然没钱请大家上歌厅，就在作协的大会议室，把桌椅板凳推到四边，中间空出一块跳舞。对郑子健来说，这就是最隆重的了。他自己从来不沾边，音乐一响，大灯一灭，他就不声不响地溜了。其实他溜不溜跟别人都没关系，一帮星眼朦胧的男女早已春风沉醉不知今夕何年了。李贺不一样。往往这时候，他的眼睛反而特尖，在幽暗中熠熠发光，鼻子比狗还灵，闻香识女人。那天从下午开会、到饭局、到重回会议室唱歌，他一直都是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，因为始终没个提神的人。陈蓁的出现让他一下振奋起来。

歌舞半酣的时候，会议室忽然进来了几个女孩，她们刚在别处录完一档节目，匆匆赶来。领她们来的是欧阳。欧阳跟作协的梁平是哥们，没事常来作协走动，事先欧阳就吹牛，你们那帮女文人坐在一起就像是选丑比赛，看我给你们找几个养眼的。欧阳是电视台广告部的头，手头上有大把关系，呼风唤雨。那些自负盈亏的频道和栏目，谁都想巴结他发慈悲。碰到现在这种事，只怕欧阳不找。

陈蓁就在那几个女孩中间，李贺一眼就盯准了她，欧阳还在向众人介绍女孩，他就仗着酒意一把扯过她：

“敢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陈蓁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这名字让人想起一个武打明星。

“那么认真干吗，不就是个名儿吗。”

陈蓁两只眼睛在幽幽的灯光下忽闪忽闪：

“你打算就这样拉扯着我吗？”

“冒失冒失。”

李贺赶紧松开手。

看着李贺的熊样，陈蓁笑说：

“我们唱支歌吧？”

这正是李贺的强项。他马上就感觉到，这女孩对他有好感。

“合唱一个？”

“行呀。”

“唱什么？”

“随你。”

“那就《敖包相会》吧。”

陈蓁扭头就去点歌。两个人唱得很默契，高音部分李贺没怎么费事就上去了，比平时爽得多。唱完，底下一片乱糟糟的叫好。李贺顾不上得意，放下话筒就搂上陈蓁的腰，搂得几乎贴住自己：

“我不会跳舞，要跳就是这种两步。”

李贺的满嘴酒气直往陈蓁的颈脖子里钻。

“什么两步，你的脚根本就没动。”

“我就想这样。”

李贺赖赖的。

陈蓁没有躲避的意思。散场的时候，她一点不掩饰地对其他女孩公开表示对李贺的赞赏：没说的，要才有才，要型有型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李贺才给陈蓁打了个电话。舞会间隙他让陈蓁把手机号发到他的手机上了。陈蓁应声照办，一点矜持没有。他们毕竟是头一次认识啊。李贺当时就想，这女孩还真痛快，说不定主动就把电话打过来了。结果一个星期过去，却没有动静。李贺不由笑自己失算：那就是个有口没心的女人，这样的应酬她还少吗？凭什么有事没事就想起你来了？还以为人家真把你当回子事了。这样想着，李贺倒反而上来股子牛劲儿：你不找我，我就不能找你？

那天晚上欧阳有个饭局，桌上那个女老总“呱呱呱”从一开始到末了就没住过嘴，一个浅薄的女人有点姿色，再有点钱，八成就是这样的德行。李贺想，欧阳拉上他显然是别有用心的，就是为了让这女人高兴。

李贺觉得很没趣。忽然想起筱桂兰，她老公原来跟她一个剧团跑龙套，靠她做钓饵得到银行贷款和发文凭的政府批文，成了民营大学校长；然后靠文凭做钓饵参与教育产业化的利益分割，成了社会名流，成了媒体、高官和各类堂皇场合的座上宾，渐渐就鸟尽弓藏，让筱桂兰成了阔太太的同时，也成了闲太太。那些被她温柔过的权贵一旦成了名誉校长或校董顾问之类，拿了高额红包，也不肯安于共享一个过了气的花旦。筱桂兰自是不甘，便跟那个没良心杀千刀跑龙套的一样到处打野食。

筱桂兰先前小有名气，李贺是听说过的。在一次文

艺界的茶话会上碰巧坐在了一张桌上。李贺那次又喝得晕晕乎乎，光线又有点朦胧，筱桂兰一抛媚眼，他也就有点王八看绿豆对上眼的样子。跳舞的时候筱桂兰约他明天见面，他想也没想就满口答应。

第二天上午一觉醒来，想起昨夜的事，李贺忽然有些后悔：这叫什么事，不是做鸭吗？正发着呆，筱桂兰的电话来了，他想支吾，又不想让筱桂兰看扁，心一横一跃而起。蹬着自行车往宾馆去的时候，一路犹犹豫豫，直恨自己不争气，生就的色中饿鬼，人家吃剩的一桌冷饭你屁颠屁颠赶什么。真巴不得出点什么事，让他有个爽约的理由。又希望那是筱桂兰给他开的一个玩笑。哪知道筱桂兰竟然从宾馆大堂的转门里跑了出来，说我在楼上窗口老远就看见你了，真怕你路上出什么事了呢。

这是一个豪华大套间。筱桂兰让李贺坐到一陷下就起不来的沙发上，又是泡茶，又是削梨，一通乱忙。李贺原来想象会是一阵疯狂，没想到筱桂兰还颇有讲究，也就慢慢镇静下来，仰在沙发上，架起二郎腿，龇牙咧嘴地胡说八道开了。说他看过筱桂兰演的《西厢记》，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那几句，唱得柔肠寸断，听得人一辈子都忘不了。筱桂兰给他说得一愣一愣的，想起已逝的韶华和风光，不由眼泪巴巴，几乎忘了正题。李贺口若悬河，像是真的来跟人家谈艺说道的，筱桂兰根本插不进嘴。看看对方先前的一点想入非非差不多兴致殆尽，便起身告辞。筱桂兰随之站起，走到他前面。

李贺从后面看着那个训练有素、又保养得不错、尚能婀娜扭动的腰肢，心里又有些蠢动，就这样走了，究竟有

些可惜；又觉得自己缺德，何必涮一个失意的女人，怎么说人家也是一番好意。不料筱桂兰抓住了门把手，却没有拧开，反而一转身堵住了门：

“就这样走了？”

李贺心里咯噔一响，人家是什么也没忘记啊。

“害怕是吗？”

“我怕什么？”

“不怕？”

筱桂兰杏眼一睁：

“那就是我怕了，怕你是个银样镢枪头。”

李贺俘虏似的被筱桂兰押着回头。这回没有在套间停留，直接押进了卧室。

一个依旧丰腴匀称的女人体走出了衣服，香艳而迷醉，散发着纯粹的性的气息：

“该你了。”

李贺在含着笑意的凌厉注视下，有些狼狈地解除武装，但他马上就彻底地狼狈起来：他身上那个最不知羞耻的地方此刻竟老实得不像个活物。

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李贺气急败坏，却又毫无办法。

一阵难堪的沉默。

“跟你老婆会这样吗？”

“我没有老婆。”

“别人呢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你是真的害羞了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那就是看我不上了？”

“怎么会呢。”

李贺汗如雨下。

“穿上吧。不肯接见算啦。”

筱桂兰居然幽了一默。

但这句话的确说出了李贺的下意识，障碍着他的正是筱桂兰的粗俗，让他觉得像是被强奸。

现在他又在这位女老总张牙舞爪的喋喋不休里看到了这种粗俗。中途去了一趟洗手间之后，李贺再没有回到座位，径直走出酒楼，走到大街上。

大街上灯红酒绿，大街上人欲横流，李贺不知为什么觉得，眼面前所有这些人来来去去的劳碌奔波，其实为的都是那块巴掌大的地方。

忽然想起了陈蓁，陈蓁的小夹克，宽皮带，高马靴，柔韧的小蛮腰在他的紧扣着的手臂里扭动，散场的时候，飞身上车，挥手招呼同伴头也不回。

彩铃声响了好久，李贺的手见鬼的有些发抖。那声音越响他越希望没人接，却又不甘心放下。

“喂——”

是陈蓁，但李贺觉得不像。像不像他其实都没有把握，他们那点交情几乎就不叫交情。他有点透不过气，结结巴巴地重复了好几遍，陈蓁才总算搞清他的意思。陈蓁说，我这会正跟几个同学喝茶呢，你该早点啊。要不，你过来？

“别别，不敢打扰。”

李贺关机的时候一阵轻松，倒像是摆脱了对方的打扰。

陈蓁不是那种可以手到擒来的女孩。这类做媒体的女孩，什么男人没见过？一个小文人就让人家动心了？李贺的脸不由热起来。想想又掏出手机给欧阳拨了个电话，说他刚刚给陈蓁打了个电话，作协有个联谊活动想请她主持，见她忙着没好意思说。

这个电话其实是一种预防：如果欧阳从陈蓁那里知道了他今晚的电话，就不至于笑话他。

李贺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给欧阳打断了：“跟我打什么马虎眼，你就是撩拨人家嘛，犯得着这么鬼鬼祟祟吗！”

欧阳在电话里大声说，追她的人排着长队呢，不会多你一个的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

李贺向来认为，女人就是男人的门，永远等着男人去开。有的虚掩着，一推就开了；有的锁上了，但只要有钥匙，就没有打不开的，只不过多费些手脚和时间罢了。而他本人，从来就是万能钥匙。

欧阳的电话激发了李贺的挑战冲动。

门一开，陈蓁大踏步从李贺身边走过，也不等主人让座，就一屁股在李贺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——李贺那张桌子很大，丁字形对着窗子，一边一把椅子。

李贺关好门回到座位上，居然不知说什么好。他老吹自己小说写得不咋的，但历经风月，识人无数，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，这回却给陈蓁的咄咄逼人弄得有点措手不及：

“喝水吗？”

“行呀。”

李贺这才发现还没去打开水呢。作协几个搞专业的共这一间办公室，除了开会和领工资，平时极少有人来。谁也没有打水的习惯。

陈蓁哈哈大笑：

“别忙了，坐吧。”

随手从坤包里翻出口香糖，给李贺扔了一块。

李贺来的时候，整个作协机关连个人毛也看不见，他关上门，坐下来就给陈蓁打电话，彩铃声刚响就听到了陈蓁的声音。李贺努力像是满不在乎地说：有没有时间会见一个崇拜者啊。陈蓁在那边很清楚地回答：行啊，我正往你那边去呢。

比想象的痛快得多，也简单得多。李贺起先以为女人多少总要扭捏一下的，即便答应，也会让他找个讲究些的地方。哪知道她说，办公室比哪儿都好，更想不到她这么快就一阵风似的来了。

“我上午有个采访任务，你来电话时我刚好路过你们门口。”

“你能在这儿呆多久？”

李贺看着陈蓁，总算憋出一句。

“你想我呆多久啊，这是工作时间呢，哪像你们精神贵族，饱食终日。”

陈蓁说着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。阳台的一长排落地窗下，临着树木葱茏的院子，院子外是车水马龙的大街：

“哇！你们这阳台真大，哪天晚上找几个朋友来喝

茶，放着轻音乐，对着街上听不见噪音的眼花缭乱，那叫一个爽。”

陈蓁的注意力并不在自己身上，这让李贺心里有些不是味道。对她来说，他只是她的许多刚认识的人中的一个，最多是印象还不坏而已。朋友不朋友的，也就是那么一说罢了，但李贺并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：

“坐下来说说说话好不好，难得见到你。”

“我有什么难得见到的。”

陈蓁重新坐下来：

“好，说话。”

“我能想象你们那个圈子。”

李贺身子仰在椅背上，一脸高深。

“你说。”

陈蓁亮亮地看定李贺。李贺心里轻轻一笑：没有一个女孩会忽视别人对她的注意的。

“我说不好，但可以想象是最前卫的。”

然后他说了网上关于她那个年龄段生活观念的描绘：

责任是父母的事，我们的责任是放弃责任，活出轻松。

从不为前途操心，心思只花在每天去哪家迪厅HIGH上。

每天的心情，与明星相关。

找朋友的概念太落伍了，遇到一个是一个。

规规矩矩穿衣服的人不可交。

老土才戴着眼镜写情书。

先搞清别人是不是同性恋。

别问我是谁，与我相恋就行。

性有什么了不起，陌生人见面，不都先问你性什么吗？

爱与床是可以分开的。

如果确定不了到底爱谁，那就先恋爱，如果确定不了是否恋爱，那就先同居。

结婚生子，注定自己是傻子。

可以爱傻子，千万别爱书呆子。傻子可能是某方面的天才，书呆子绝对是傻子。

世上本没有对与错，是因为说对与错的人多了，便有了对与错。

.....

陈蓁没听完就大笑起来：“什么呀，照这么说，我们就是一群动物。你还真别把我们想得太没文化，下次邀几个夫子来，没准还真有能和你们谈禅论道的。”

“快别！你还真别把我们、尤其是我本人想得太有文化，我不懂什么之乎者也的，最大的兴趣就是男男女女，说句酸的，谈风论月还凑合。”

“风月也是禅啊。”

“喝，还真没有看出，道行甚深。”

“是吗？我瞎说的。”

陈蓁的样子很动人。

李贺极力止住自己站起的冲动。

“你很像一个人。”

“是吗？谁？”

“我早年的一个情人。”

“不会吧。”

陈蓁拉长声音，嘴狡黠地一动——这种男人的把戏也太小儿科了。

“我是说真的。”

李贺清清嗓子，娓娓道来：

那年在某地开笔会，认识了田田。田田高中毕业，没考上大学，军队转业的父母希望她复读再考，她执意进了县文化馆，图的是有时间也有机会学写作。上学的时候她就在当地报纸上发过不少小文章，是小有名气的才女了。某地是这个县新开发的风景区，笔会的食宿也都是县里负担的。县里就组织了许多作者到笔会上来学习。李贺又是喝酒又是唱歌又是拍照，身边总是跟着一帮女孩。几天后大家就渐渐有了眼色，不打搅他和田田了。田田很少说话，老是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。

散场的头天晚上安排了舞会。是一个合资企业的多功能厅，音响和装潢还说得过去，但李贺无意留心这些。一晚上他抓着一只话筒不放，尽唱些缠绵伤感的歌。唱到动情处，还真的泪眼婆娑。直到最后一支曲子，他才放下话筒跟田田跳舞。

那支舞曲很长。田田把头埋在他胸前不看他。他问为什么，她说没想到他会哭。他问知道为什么吗，田田用力摇头。他就用下巴拱起她的额头。他看到两只深潭一样幽黑的眼睛，整张脸像火一样烧灼。他贴着她的耳朵说回头去我的房间。田田没有回答。他仗着酒意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太当真，更多的只是一种即兴表达。田

田清纯得像山里的泉水，一点烟火气没有。如果没有这些日子的铺垫和当时的气氛，他那个要求完全就是一种亵渎。即便田田是个见过世面的女孩，她的房间不是她一个人住，不归宿也没法解释。

没想到田田当真了！

所有的房间都安静下来后她直接就来了。

后来田田到省城来看过李贺，跟他说她想到省城来嫁人。李贺当时大吃一惊，结结巴巴地对她说“对不起”，说他其实并没有准备好，不能肯定是不是能做到她所希望的那样。

对陈蓁说着这些的时候，李贺承认自己很卑鄙，他这样有可能毁了一个女孩的一生。

但当时的田田并没有在意他的想法。他们在郊外公园一个树丛中的石凳上，田田被李贺抱着坐在他腿上，两只手臂抱紧了他的脖子，看着他身后很远的地方，顾自说着：她不在乎李贺是不是真的喜欢她，她说的嫁人，不一定就非是李贺不可。也可以嫁别人，随便什么人，只要能方便见到李贺。

“不可以的。”

李贺说：

“那不公平！”

“我不管！”

田田说，死死搂住李贺，身体一阵一阵地痉挛。

李贺后来才知道，田田那次就是到省城来见她后来的丈夫的。男孩是她父亲老战友的儿子，做IT的，自己有一家公司，长得仪表堂堂。